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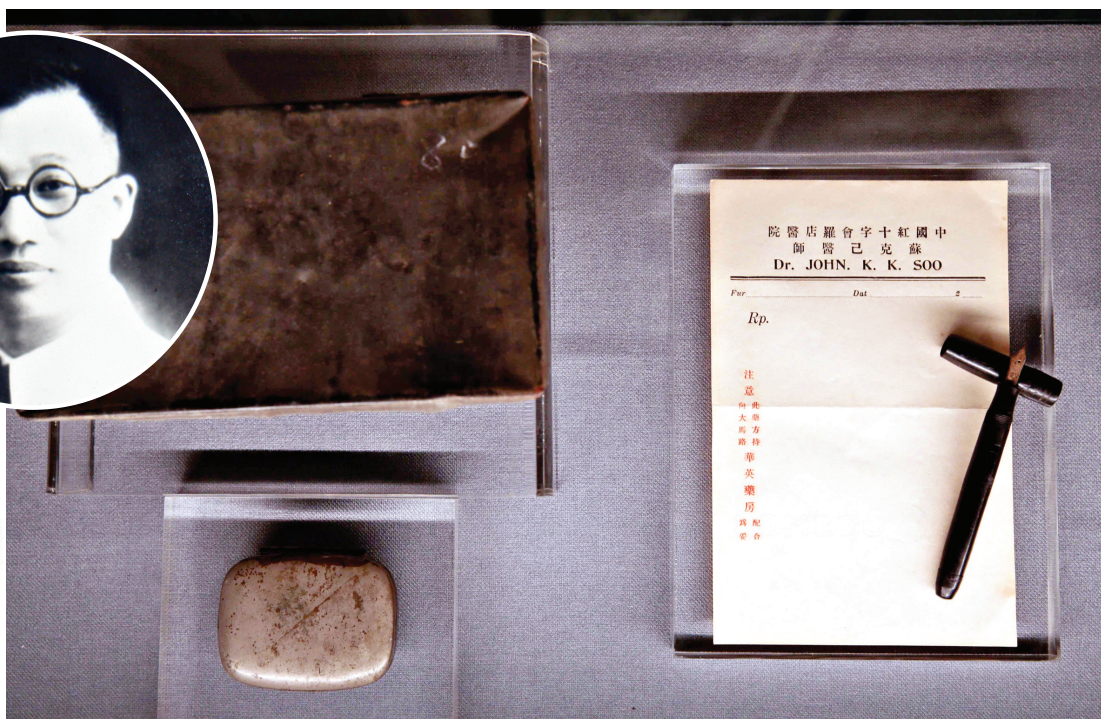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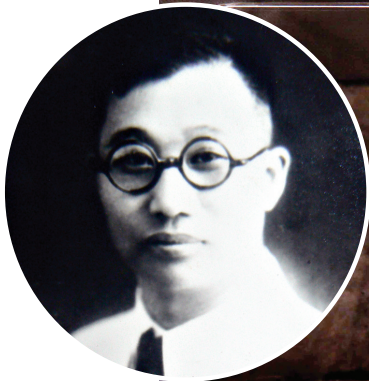
## 红十字青年医生救治掩护飞行员被俘

# “举药囊向寇掷击”壮烈殉难

淞沪抗战时期，日军在罗泾小川沙登陆，首攻罗店，罗店保卫战又被称为“血肉磨坊”。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第一救护队副队长的苏克己在救护对日空战中负伤的飞行员时，被日军俘虏。他宁死不屈，挥起救护包猛击日军，惨遭枪杀，遗体被日寇碎为六段。

今天，在罗店镇陈伯吹中学校园内有一座纪念碑，这里也是当年苏克己等烈士殉难的地方。日前，记者联系到了苏克己的遗腹女苏洁，听她讲述父亲的故事。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实习生 郭凯扬



苏克己使用过的钢笔和医护用品。

宝山区档案馆提供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 妙手慈心，医治很多危重病人

苏克己于1900年出生在江苏武进的一个中医世家，后辗转来到上海求学，攻读医学，立志治病救人。他自幼受家庭的熏陶，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也精通传统经典的学问。女儿苏洁介绍说，父亲的名字出自《论语·颜渊》一章中的“克己复礼为仁”。后来，在多年的医学实践中，他也一直以这句话的标准，作为为人、行医的准则。直到牺牲的前一刻，他仍然固执地想要感化日军，保全伤员，据理力争，也是直到最后一刻，父亲用生命践行了“仁”的道德标准。

1925年，苏克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南洋医科大学。之后，他先后在上海大场惠济医院、江西九江市红十字医院工作，因为医术精湛，广受病患好评。以后，他历任福建泉州平民医院外科主任、中国红十字会罗店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等，一直扎根在上海。

“退休后，我曾潜心收集有关父亲的资料和报道，看资料上说，我父亲不仅技术精湛，而且对病人极端负责，不分贫富贫民，均用心诊治。”根据资料显示，苏克己在泉州平民医院工作的时候，有群众专门送他匾额以褒扬其医德，后来在罗店医院时，许多危重病人，包括骨痠、肝脓疡等疑难杂症和历时十多年的老烂脚、机械轧脱头皮等工伤外科病患，都经他的治疗得到康复。

不仅如此，苏克己为人忠厚，热心公益，助人为乐，受到人们的颂扬。同事们平时不称他医生，也不叫他的名字，都叫他“苏”。他在惠生助产学校任教时不取报酬，但

工作非常认真。苏克己的弟弟苏正己在回忆文章中写到，1937年，哥哥苏克己和嫂子朱宝琴在上海江湾参加集体婚礼时，另一对不认识的新人没有车子，苏克己就主动招呼他们同坐自己雇的一辆马车。平时，遇到贫苦的病人经济困难，他常常解囊相助。

### 为掩护伤员壮烈殉国

早在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侵华战争时，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杨杏佛等在上海创办了红十字伤兵医院。苏克己在大场参加了伤兵救护工作。大场失陷后，他转到上海第十二伤兵医院参加救护工作，后来又来到常州天宁寺伤兵医院等处投身抗战救护工作。

血色抗战，上海是日军铁蹄横行的“重灾区”。根据资料显示，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苏克己毅然报名加入战地救护，任罗店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8月23日拂晓，日军轰炸罗店，救护队房屋被炸毁，全队正拟西撤时，适逢中方空军战士苑金函在空战中机坠人伤，落于罗店附近。苏克己闻讯急率队员赴救在罗店商团青年义勇队的帮助下，迅速将伤员送至医院。苏克己打开已经装入箱子的药械，为伤员施行了急救手术，不料遭遇日军，忙将苑金函掩护匿入猪圈。苑金函得以不死，而苏克己与队员数人被俘，中国红十字会的臂章被强行攫去，并被令跪地。

当年的《新闻报》曾这样报道苏克己的事迹，“倭寇野蛮成性，将救护人凌虐备至，用铅丝贯穿手掌，任意踢打，且欲逞兽行侮辱女护士，苏医师忿不可遏，以未缚

之手，举药囊向寇掷击，寇暴怒，拔刀乱砍苏氏”。苏被肢解为六段，血肉狼藉，惨不忍睹。部分队员得以逃脱，但谢惠贤、刘中武亦被枪杀；陈秀芳腹部重伤，虽经救出送医，但抢救未果而亡。

根据史料和目击者的回忆称，苏克己在牺牲前，曾用纯熟的日语，自我介绍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的身份，却仍遭残害。日寇的这一行为，是对《日内瓦公约》等相关规定和基本人道主义精神赤裸裸的践踏，再一次证明日军的暴行有目共睹。

### 烈士曾孙女入学撰文纪念

苏克己医师殉难时，年仅37岁。苏洁介绍说，“当时母亲朱宝琴的工作是在罗店医院当助产士，父亲出事时，她正在上海市区的家中待产，因悲伤过度，她在我父亲殉难后的第38天，即1937年10月1日，产下一遗腹女，名苏洁，就是我。”

苏洁出生时，苏克己牺牲一个多月了。她从未见过照片之外的父亲，这位现年78岁的同济大学退休副教授，一直到1997年退休开始寻访父亲足迹时，才对父亲生平有了清晰认知。

苏克己烈士的壮举也影响到了后代。苏洁告诉记者，父亲的曾孙女现在在美国攻读医药专业博士，她在申请大学入学的专业时，以《祖辈悲壮史，激发我奋进》为题，写道：“我知道太祖父是位堂堂正正的医生，为救死扶伤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战乱中死尸也无法收拾，太祖母也一直忠于救死扶伤的医务职守，艰辛地活下来，为社会发展和子孙后代鞠躬尽瘁。先辈的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也成了我立志学医的动力源泉。”